

末世爱情

残雪

残雪 著

当代名家代表作

文匯出版社

当代名家代表作

# 末世爱情

残雪 著

文匯出版社

**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**

末世爱情 / 残雪著. --上海: 文汇出版社, 2006. 6

ISBN 7-80741-002-7

I. 末... II. 残... III. 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030678 号

当代名家代表作

**末世爱情**

著 者 / 残 雪

责任编辑 / 朱耀华

特约编辑 / 卫竹兰 张予佳

装帧设计 / 张志全

出版发行 / 文汇出版社

上海市威海路 755 号(邮政编码 200041)

经 销 / 全国新华书店

照 排 /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

印刷装订 / 上海长阳印刷厂

版 次 / 2006 年 6 月第 1 版

印 次 / 200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/ 890×1240 1/32

字 数 / 120 千

印 张 / 7

印 数 / 1—6000

ISBN 7-80741-002-7/I·003

定 价 / 18.00 元

末世爱情 第一輯 反面、橫折

## 目 录

- 文学中坚(总序)/陈思和 …… 1
- 归途…… 5
- 旷野里…… 19
- 艺术家们和读过浪漫主义的县长老头…… 27
- 患血吸虫病的小人…… 37
- 与虫子有关的事…… 47
- 女儿们…… 89
- 宠物…… 111
- 末世爱情…… 141
- 通往梦幻之乡…… 183
- 不朽的《野草》…… 191
- 卡夫卡的事业…… 205
- 附：作者的话…… 213

## 文学中坚（总序）

陈思和

如果从 2001 年算起，新世纪的中国文学已经整整五年过去了，文学队伍在进一步地分化。传媒操作文学的今天，一代代新的作家群层出不穷，评论家们已经疲于创造新名词来概括文学现象，所以，近年来多半是采用作家们的出生年代来为之命名，从 60 年代、70 年代一直到最近被炒热的 80 后，似乎时间是模子，同一时代刻出来的作家也全是一色的。我们在策划时也遇到同一个问题，如何用一个名词来涵盖收入本丛书的六位作家的创作。这虽然说是出版社的要求，对于我们这套丛书的策划者来说，也确实需要有这种涵盖力和号召力。于是我们提出了“文学中坚”的概念。所谓“中坚”者，原意是指古代军队里最重要也是最有力地发挥战斗作用的那个部分。“中军将最尊，居中以坚锐自辅，故曰中坚

也。”现在用于形容史铁生、苏童、王安忆、残雪、刘醒龙、张欣六位中年作家在这二十年中国文坛上的贡献，称他们为“文学中坚”，当之无愧也。

“文学中坚”不完全是以作家的年龄来划分，而是从作家对文学的整体贡献着眼。它需要有一批作家与文学共命运，伴随着文学的发展而发展，寄托了自己的美好青春、理想和生命痕迹。这六位作家，都是从80年代起就投身于文学事业，在他们的眼中，文学是一种有生命价值的事业，值得一辈子为它所奉献。如果说，创作时间也是一种生命的过程，那么在从事创作二十多年者，也算是壮年了。他们不再是青年先锋，横空出世，惊世骇俗；他们也不是文坛大佬，拥兵自重，守成启后；他们更不是初出茅庐的娃娃，撒野以眩众，卖俏以自荐。他们已经拥有了个人的创作履历和创作声望，已经有了固定的文学观念和市场渠道，已经形成了个人印记的独特文字风格，但他们仍然能够追随社会的进步而不断进步。守前待后，自成方圆，而所谓“中”。不管世俗如何变幻，不管新锐如何藐视，他们可以说已经是一种坚不可摧的存在。上世纪90年代以来，世界板荡，文学边缘，在新世纪的头五年里又有了进一步恶化的趋势，但这些作家们都先后拿出了自己的力作，证明文学理想的不死。此所谓“坚”。其实，“文学中坚”何止于这六位作家，在当下

的文坛，驰骋着一大批这样的文学中坚力量，凭着他们的勤奋与努力，不断用自己的新作品来见证、繁荣、推动这二十多年来的中国当代文学。

本丛书之所以收录这六位作家的作品，别无他意，只是因为这些作品都选自《上海文学》杂志。《上海文学》自“文革”后复刊，始终积极参与当代文学的建设，把一大批作家团结在刊物周围，把作家的优秀作品推荐给读者，并且在读者的期盼中提升作家。这六位作家在本刊上发表作品比较多，而且时间跨度也长达一二十年，最早的作品可能是在80年代初，最近的作品则是今年的新成果。现在作家受到市场的影响，多以鸿篇巨制炫世，而本刊所发表的中短篇小说，正是他们当年的代表作、成名作。我们收录这一部分的作品编辑推出，读者可以从中看到作家的创作步伐，也可以窥见杂志一以贯之的诚意与宗旨。

2005年9月12日于黑水斋





归 途



说起来，我对这一带是再熟悉不过了，有一阵子，我天天到这里来。可是因为天太黑，月亮又迟迟不肯出来，现在我只好凭本能的判断朝前迈步。一会儿，我就闻到了一股气味，那是一棵小栗子树，过了栗子树，我的鞋就踏在喳喳作响的枯草上了，这样我就放心了。这里是一片辽阔的草地，不管你朝前面哪个方向走，都要走半小时以上才到得草地的尽头，地面又十分平坦，一个坑洼也没有。我和我的小弟做一个这样的试验：闭上眼朝前走十分钟。试验的结果是我们安然无恙。

到了草地，我漫无目的地溜达着。我知道过不了多久，一定会看见一所房子，我不必过多去想这事，但最终总要到达那里的。从前，这个方法总是给我带来意想不到的愉悦。只要进了那房子，和房主人（一个无须无发的白脸男子）坐下来喝一杯茶，然后你就可

以顺着弯曲的山间小道一口气往下走，走到香蕉林里面去了。房主人相当可亲，总是依依不舍地将我送到转弯的地方，说些祝福的话。最舒服的是沿路尽是微微倾斜的下坡，走起来不费丝毫力气。很快就会有一只猴子来向我问候，每次我都朝它微微一点头，然后它就在我前方领路了。到了香蕉林，躺在树下吃饱了，我就动身回家。回去的时候没有了猴子，当然我不会认错路，一切都太熟悉了。奇怪的是回去走的也是下坡路，不费吹灰之力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我从未搞清过这件事的逻辑。

我这样溜达时，那座房子就到了，因为前额猛地一下碰到了砖墙上。今夜主人没点灯，也没像往常那样坐在台阶上迎接我。

“这么晚了还来呀？”他在窗户里面说，听起来那有些不高兴的味道。又摸索了老半天，才吱吱呀呀地开了大门。

“我不能点灯，”他说，“太危险了。你还不知道吧，我们屋后就万丈深渊，这房子一直是建在悬崖上的，以往我对你隐瞒了这件事，现在瞒不下去了，你还记得吗，我总是将你送到转弯的地方，与你谈些有趣的事？我怕你回首遥望这房子的所在地呀！”

我在桌边坐了下来。

“这倒不是太难，”主人又说，在黑暗中将一杯温开水递到我手中，“它间常也出来，我指的是月亮，你可以看见它。我决不能点

灯,请你谅解。这座房子已经到了风烛残年。请你听一听吧,一切都会明白了。”

他说的很明显是无稽之谈。明明房子是坐落于平坦的草地尽头,背后靠山,我记得清清楚楚的。有一回,我还绕到屋背后去喂过鸽子呢!可现在他搞得这么毛骨悚然,我也只好警惕些了。

月亮固然是没有出来,外面却也没有丝毫响动。是寂静的,闷人的夜晚。也许分开这些年,房主人的神经已经失常了吧。

面前的他静静地坐着,抽烟。

“可能你不会相信,那你就试着站起来看看吧!”

我扶着桌子站好,忽然,并没有人拉我,我就一直朝前扑倒在地上了。

“现在知道了吧,”我猜他微微地笑着,“很可怕呢,这种事。灯是绝对不能点的,至于香蕉林,只有你不回首遥望的条件下才走得,再说那是多年前的事了,现在你未必还有兴趣。”

“我只好等到早晨再走了。”我叹了口气,说出第一句话,“天一亮,外面就都看得见了,走起来也方便。”

“你完全弄错了,”他抽着烟,沉思地说,“早就不存在天亮的问题了。我对你说过,这样的房子,已经到了风烛残年余下的事你还想象不出吗?既然你已经闯进来了,我就要替你安排一个房间,当

然灯是不能点的。你最好自己定下神来听一听那些海浪怎样击在峭壁上。”

我当然是什么也没有听见。窗户外面有些黑影，那可能是山，我记得这所房子是坐落于山脚的。我仔细听了听，仍是万籁俱寂。

“天怎么会亮呢？”房主人猜到了我的心思，“你会明白的，日子一长，什么都将明白。你一旦闯进来，就只好在这里住下去了。不错，你从前也来过，每次我都将你送走，但那只是路过，并不是像现在这种闯入，那个时候，这所房子也没有这么老。”

我想辩解，想告诉他我并不要闯入，这一次，仍旧只是路过，早知我的行为属于“闯入”，我就不会来了。但我张了张嘴，有些羞愧似的没说出口。

“房子的地基很脆弱，又是建在悬崖上，屋后便是万丈深渊，你对这种情况应当做到心中有数。你既然已经来了，就住在右边这个小房间吧。实际上，我并不是这座房子的主人，先前的主人已经走了。我也是无意中来这里的，来了就住下了。那时候，先前的房主人还不太老。有一天他去屋后喂鸽子，我也闻声走到屋后，但就是找不到他，他失踪了，那就是我首次发现屋后的悬崖。当然，先前的房主人一定是从那里跳下去了，我竟没来得及询问他，为什么要将房子建在这种地方，现在也还是糊涂，不过已经很习惯了。”

他领我走到他指定的小房间，吩咐我躺在一张木床上，什么也不要想，说这样就可以听到外面所发生的事，又说尤其不要去考虑天亮的问题，因为那种事已不存在了，我必须学会适应这种靠触觉和听觉生活的新环境。他像鱼一样悄无声息地离开了。好久好久，我还在怀疑：他是否在夸大其词呢？比如他将我到这里来说成“闯入”，又老是强调悬崖深渊什么的，这与点灯有什么样的联系呢？

不知道在寂静中躺了多久，我终于打定了主意，从口袋里掏出打火机点燃了一支火苗。我将小房间从上到下照了个遍，什么也没发现。这是间极普通的房子，天花板是用篾折子做的，房里唯一的东西是我躺过的旧木床，床上垫着棉垫，还有一床布包被。四周静悄悄的，这房子并不因为我弄出了亮光就发生什么可怕的变化，可见房主人完全是吹牛，也可能是神经过敏。世上的事很难说，什么可能性都有，为谨慎起见，我还是原地不动为妙。再说打火机里的汽油也不多了，我应该留有余地。就比如我和小弟玩的那种瞎子游戏，也只能以十分钟的路程为限。要是走一个小时，事情就完全不同了。那么，人的耳朵究竟是怎样一种构造呢？比如我，耳边就永远这样清静下去了吗？再说房主人，他就找不到使他清静的办法了吗？他怎么可以长时期这样躁动呢？

听见他走进来，四处摸索了一遍，说道：“原来天花板已经掉下了一个角呀！刚才那几声爆炸真是可怕，你没有弄出什么亮光来吧？在下面的海涛中，有一只渔船遇难了，我怀疑那个渔民就是从前的房主人，这种事总是有联系的。据我听到的分析，那是触礁。整条船都被劈成了碎片，死者正安详地躺在海藻中，他的上面，是他亲手建造的小房子……当然这都是世俗的鬼话。他哪里还看得什么房子，他是被海水呛死的，一点诗意都没有，伏在水底，脸朝下埋在沙石中慢慢腐烂……我回房间去了，你只要安下心来呆下去，慢慢地就会觉得还不错的，总比你东走西走要好。”

我尝试走出这座房子。地面颤动得厉害，我就贴着地面爬行，终于爬出了大门。前面应该是平坦辽阔的草地了。我站起身来想要迈步，忽然感到脚下并不是草，而是一段正在移动的硬东西。我开始改变方向，可是不管朝哪个方向走，总到不了草地，脚下也总是那团移动的东西。四周一片灰黑，除了房子依稀的轮廓，连那些山也看不见了。屋后当然是不能去的，房主人说过，那是悬崖。既然我是顺着草地随意走来的，那么只要随意迈步，也可以走回去的，完全用不着紧张。我这样想着，就任意朝一个方向走起来。一开始也没出事，就有些沾沾自喜起来。大约走了一百来步的样子，一只脚踏进了虚空里，幸而被伸出的一株小树挂住，才爬上了悬



崖。我记得我是朝屋前的方向走的，为什么也到了悬崖呢？莫非这就是“异道同归”？草地的通道在哪里呢？我想了又想，看来答案只会有一种。说起来，我早就隐约地感到了这个答案，只是心里不愿意承认罢了。

我紧贴地面爬回屋里。在房间里，有一种安全的放松，竟觉得这黑暗，这石灰味道，都有些亲切似的。房主人又在黑暗中递过来一杯水，温温的，一股生水味，不过还能喝。

“我需要讲一点什么。”房主人说，于是我闻到了纸烟的香味。“是关于他的事。他穿着黑衣，戴着黑帽，绑腿带子也是黑的。他就像一个古代强盗出现在城里的街道上。一些人从他面前经过，没有发觉他，另外一些人从关闭的窗户后面偷偷对他进行窥视。街道两旁全是理发店，房子里坐着很多等待理发的顾客，其中有一些显得容光焕发。所有的理发师都不知到什么地方去了。顾客们并没有发现黑衣人，在窗户后面对他进行窥视的都是过路的行人。这些发现了他的行人都飞快地钻进理发店，隐身在窗帘后面。太阳很毒，他已是汗流浹背了。他伸出双臂像要赶开什么，隐藏者们脸色苍白地观望着这黑衣人的表演。并没人推他，他扑倒了。大批的人涌出去，将他团团围住。”

“将他运回去吧！”隐藏者之一大声命令。